



钱选摹苏汉臣《宋太祖蹴鞠图》 上海博物馆藏

诗画中的足球印记

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。这个夏天，足球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对中国球迷来说，本届世界杯，最大的遗憾依旧是一——国足缺席！

尽管如此，这场全球嘉年华，从球场广告、球队赞助到赛事周边，中国元素仍无处不在。

中国博大精深的足球文化，世界公认。2004年，国际足联就把足球的发祥地确定为中国临淄——春秋时期的齐国首都，认定中国古代的蹴鞠是足球的起源。

两千多年来，关于足球的文字和图像，历代都有清晰留存。

1 诗词小说中常有蹴鞠场景的描写

“临淄七万户，举民皆善娱。”《战国策》记载，春秋时期的临淄，就已在流行一种叫“蹴鞠”的游戏。

蹴，踢也；鞠，起初指用皮革缝制，里面塞满毛发、丝绵或米糠的实心的毬，至唐宋改为有内胆的充气皮球。

蹴鞠有两种玩法。一种叫“白打”，不设球门，比的是技巧、花样和控球能力，球不能落地，类似现在的花式足球；一种叫“筑球”，设有球门，以攻入球门者为胜。

蹴鞠过程中，最引人入胜的是伴随连续性的盘带踢踏、闪转腾挪后一蹴而就。就像如今球星梅西的踢法，控球、盘带、配合、过人，最终一击破门。

西汉时期，高祖刘邦是蹴鞠的积极推行者，武帝刘彻、成帝刘骞也都酷爱踢球。

《汉书》有载，蹴鞠适合军事训练中排兵布阵盘活实战的需要，看似表演，实则内含竞技。士兵上阵以弓马为务，下课以蹴鞠为学。

汉代盛行的蹴鞠，历经魏晋、南北朝、隋唐，到北宋末期，出了一个“球而优则仕”的高俅，官至太尉。多位好汉受这厮迫害，被逼上梁山。

按《水浒传》的说法，高俅原是开封的一个破落户，浑名高球。起初他是人见人嫌的，从开赌坊的柳世权，到开药铺的董将士，到小苏学士，再到驸马都尉王晋卿，都把他像个足球一样踢来踢去。直到他遇到了端王，这才“一球成名”，被留在王府。后来端王登基成为宋徽宗，高俅从此发迹。

《水浒传》对高俅的球技有过精彩描述。“那个气球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高俅见气球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还端王”。就这一脚，端王不禁喝彩，命高俅表演一番。“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，奉承端王。那身分模样，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”。

除了小说，蹴鞠也常被古人写入诗词中。

李白《古风·其四十六》云：“斗鸡金宫里，蹴鞠瑶台边。”描述了盛唐时期宫廷竞技和娱乐活动的片段。

王维《寒食城东即事》诗中，有“蹴鞠屡过飞鸟上，秋千竞出垂杨里”的佳句，充分反映了蹴鞠和荡秋千的乐趣，尤其蹴鞠，球经常被踢到比飞鸟更高的空中，可以想象围观者中掌声雷动的场景。

寒食和清明季节，春光明媚，正是蹴鞠的好时候，韦应物的《寒食后北楼作》写道：“园林过新节，风花乱高阁。遥闻击鼓声，蹴鞠军中乐。”说的正是军事训练中的“蹴鞠课”。鼓乐声起，蹴鞠比赛激情展开。

南宋陆游写过一组《晚春感事》诗，其一云：“少年骑马入咸阳，鹤似身轻蝶似狂。蹴鞠场边万人看，秋千旗下一春忙。”是作者对往昔鲜活岁月的追忆。另一篇写道：“寒食梁州十万家，秋千蹴鞠尚豪华。”描绘了梁州地区十万人家参与秋千、蹴鞠活动的盛大场面。

2 从皇帝到平民都曾是蹴鞠图的主角

充满动感的蹴鞠，也是画家热衷创作的题材。不少佳作被载入画史，成为后世永久的记忆。

南宋四家中的马远，不光擅长“一角半边”的山水，画人物也是绝世高手。

他画过一幅《蹴鞠图》轴，纵115.6厘米，宽55.3厘米，绢本设色，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。画面中，九人围成一个圈，“深度参与”的四个人目光齐刷刷望向半空中的一只白球。身体前倾，张开双臂，只等球落下的一刻，就准备或头顶或脚踢，迎球而上。另外五人则神态各异，有的悠闲自得，有的紧张关注。

人群中还两位女子，其中一个袖子捋到肘部，正跃跃欲试，身后的婢女手拿白布准备为她擦汗。这也表明，蹴鞠在当时已突破性别界限，成为全民娱乐。

这幅画中，人物的胡须、发丝根根分明，清晰可辨，球的八片尖瓣也能一一数清，宋代“超级写实主义”的技巧，在马远笔下展露无遗。

马远之前，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画过一幅《宋太祖蹴鞠图》，原作已佚。所幸，元代的钱选有一幅摹本保存至今，让后人得见原画面貌，这也是现存唯一描绘皇帝蹴鞠的古代绘画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图像史料价值。

此卷绢本设色，纵28.6厘米，横56.3厘米，画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及四位开国功臣一同蹴鞠的场景。

画中右侧身材矮胖、头戴巾帽、身穿便服、正在颠球者，即是赵匡胤；对面高帽长袍、手撩袍角正欲接球者为赵普；赵普身后一少年者为楚昭辅；楚昭辅身后并排三人，从左至右依次为石守信、赵光义和党进。

作品采用白描手法，线条古拙飘逸，设色淡雅，人物动作与神态相映成趣。画中描绘的蹴鞠形式，正是宋太祖擅长的“白打”。史料记载，宋太祖踢球时，能用头、肩、背、腹、足等部位触球，随心所欲，可使球“终日不坠”。

临摹者钱选（1235-1299），湖州人，与赵孟頫等并称“吴兴八俊”，是宋末元初一位“全能型”画家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无所不精。

钱选与宁波有过几次交集。一次是他受宁波西乡横街桃源书院主人、北宋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王说的八世孙王敬止邀请，做客桃源书院，欣然画下青绿山水《四明桃源图》。此画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一同藏在上海博物馆的，还有一幅钱选的《浮玉山居图》。画前引首位置，是明代宁波画家金湜题写的篆书“山居图”三字，以及行书落款“四明金湜”等字。



南宋 马远《蹴鞠图》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

3 女性和儿童是蹴鞠的另一道风景

足球运动，自古少不了“铿锵玫瑰”。明代画家杜堇的《仕女蹴鞠图》是女子蹴鞠最直观的图像资料之一。画中五位美人在春日庭院中蹴鞠。她们或传球、或接球、或凝视，配合默契，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女子足球队。与传统仕女画中柔弱的女性形象不同，杜堇笔下的人物身姿舒展轻盈，兼具动感和美感。此图堪称女子蹴鞠这道绮丽风景的忠实记录。

此外，元代的胡廷晖，明代的文徵明，清代的萧晨、黄慎、顾洛等扬州画家，也都画过蹴鞠图。清代的王弁还有一幅《春园蹴鞠图》，现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，入编《清画全集》。

反映蹴鞠的艺术作品，并不仅限于诗画。

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白釉黑彩蹴鞠图瓷枕上，一个梳着双丫髻的童子，正全神贯注地用右脚将球颠起；1954年河北邢台曹庄金墓出土有八角形童子蹴鞠枕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元时期椭圆形蹴鞠图枕上，还出现了女童踢球的形象；明代青花瓷器上也常见“婴戏蹴鞠图”题材。可见，“足球从娃娃抓起”的理念，在中国古代早已践行。

记者 楼世宇